

同文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案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之制以郡縣子弟爲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爲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間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眷親爲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閭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王翰苑新書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封王之郡號十以漢唐宋梁秦殷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

王者但稱宗王 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爲王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凡親王嫡長子爲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曾孫授輔國將軍

續文獻通考

原漢書表曰諸侯王高

軍元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爲令

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

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

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

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

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

土與之使立杜嘉以黃土苴以白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爪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

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踵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又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

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應劭注曰三雍碑

又曰魯

衛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續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

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

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

王在鄆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

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

刑嚴重太祖馬革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

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

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袞少好

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

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名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

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貞累也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

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劖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

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奈何作博士邪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

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

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卒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又云長沙厲王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晉書云西陽王羕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羕依安平獻王卒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鉞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王又注曰今制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畫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以至於終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延才俊以爲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奏於西邸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也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輒如朝霞舉藝文類聚

晉太平御

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後爲中書令蕭曠使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事詞類奇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歎其元奧忘其編愴是以入或室者謂爲登仙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

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器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彌法太宗稱善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乏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爲官奴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又曰嗣王守

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開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爲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雨陽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膚前雨則沉澁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爲惻然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又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又曰賀蘭進明有憾於房琯因進言於肅宗曰琯爲聖皇建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朝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琯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輶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覃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是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晉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冤之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顥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旣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剗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傳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

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潤洛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選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之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從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闊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顧思其言止治王左右而已又曰鎮王竑希翟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瞞竑動息必以告宮婢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醉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跋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既至彌遠引入枢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枢前舉哀畢引出帷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問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梓其首下拜帝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愾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竑疾因逼縊於州治帝輒朝賄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溫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蹙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鎬王永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旣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爲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媛送京師削爵廢爲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贏秦之陋封建諸王爲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量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

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閹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轉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僕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又曰仁宗朝韓王冲熾襄王冲秋樂平王冲使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鄭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輩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旣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旣復護衛益驕橫矣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文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懸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諒

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今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

磐石

維城

詳

大牙注

毛詩曰慷

信厚也于嗟歎辭也

漢書曰高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

德維

寧宗

子維

藩屏

皇家

維

翰帝室

爲魏藩輔

晉官表

封于東土

以藩屏皇

家

所

以維

國

大邦

維

翰

帝室

爲魏藩輔

晉官表

封于東土

以藩屏皇

家

所

以維

國

大邦

維

翰

帝室

爲魏藩輔

佑言天爲人置君欲其菑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

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故曰建國利百姓

廣陵屬王某

主祿

徙封

唐書曰高祖初命秦王還洛陽行臺白陁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

曰受茲赤社

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密說高祖沮

之事遂寢

鬱林王恪貞觀十年改王興與

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淮產親勉遺所以爲藩王室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爲君臣內爲父子今當去汝以珍所以言其念之哉

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藩輔

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

王子服辭開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爲王者賜紫餘皆服紺後從帝至蜀者皆服紫

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至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終太祖世不封王爵興國間特封武功郡王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封長子從榮

爲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有建議告廟於是從榮

朝服乘輶車具鹹蕡至朝堂受冊出轍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

長宗十三年十一王同封十五年與十王並領節度不出閭

代宗大曆間田承

歸南班

減歲祿

宋史曰光宗時

臣僚上言治平增歲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以下各降一等祿每歲祿至一

欲賦以拯則免責吏事今已建邦而責吏事則起於今治平不勝

傷恩不則廢法盍歸之南班

軍無事

示張子敬乎敬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亟

持新書頤延年詔曲水皆在文昭今雖武穆於棘王罕屏京維服奉王罕謂宋彭城王也爲京室之藩屏維

持新書頤延年詔曲水皆在文昭今雖武穆於棘王罕謂宋彭城王也爲京室之藩屏維

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吳闢諸侯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威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則起於今治平不勝

傷恩不則廢法盍歸之南班

朝陽之無及也顧及今諸王之先節其所制滅其都邑之制滅其衛限其疆界亦以示封

諸王爲將

百子

並封弇山堂別集曰諸王將兵者明初皇姪文正以總兵鎮洪都諸將忠誠節制後秦王征西

晉王燕王征北

將軍北平開元諸衛及從宣官忠誠節制

九人並封鎮周南召南正始之年其都邑之制滅其衛限其疆界亦以示封

東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隸西涼于闐唯虜夷聽乎鶻矣

東觀漢記曰東平憲王嘗寬仁宏雅光武崩

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

魯衛

梁楚

左傳曰管蔡叔霍魯衛毛聃

雖曹陳畢原豐鄭文之招也周乃

創裂疆土立二等爵尊王子第大敵九國奄有蠱索爲深楚也

是

晉桐葉

衛梓

史記曰唐叔虞庶

武王

或叔虞削桐

樹

於

是

所

以

爲

深楚也

禁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又曰衛康叔名封武侯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爲政之道如梓人理材焉

乃申告康侯作梓材篇言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明紀事本未曰初明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故命並邊諸王得據中宮守護重兵遣諸路兵必關白觀王乃發

集曰明封秦晉諸王皆據中宮守護要害以分海內置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旛服飾僅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今禮伏而拜謁續文獻通考曰高麗上言太祖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西百二山河其人鷙悍故以蒲至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產良馬其人剛壯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隔其南冀州真保大名所謂襟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畜羊牛不耕不織弓馬是務遠金元藉之以資故以燕

王之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餘楚湘齊充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此之古制分封過高優以大封止食數縣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

優以大封止食數縣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明帝永平中封王子恭等六人爲王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濟淮陽馬后曰諸子宜與先帝子等

數縣子制不已儉乎帝曰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贊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謂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續

文獻通考曰明周王攝太祖第五子初封吳國錢塘已而上謂浙江財賦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弇山堂

別集曰明諸王所封之國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西江西蘇州坼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

建文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寧王後乞封南昌從之云帝初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

子孝文帝初即位自以最親驕愛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八年入朝甚縱橫始上入苑獵與上同輿

北宮因留國邸東城漢記曰清江王平定陶共王來朝謂共王曰我未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

禮如家人爵比皇子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史公曰安平王假黃鉞前後羽葆九旒駕馬御雲母車東

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簾之懸虎賁旄頭宮殿行幸宋史曰真宗時寧王元偓首冠藩戚益自脩屬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作詩辭王業幽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攻寧王遊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波王範無以搖時有鶴鳩千數集麟德殿廷樹閣樓次日魏光采作頌以蓋天子極然雖讓邪亦喜其間而卒

臨觀中官從幸元儀宮如家入禮夜二鼓而罷

小輿入朝劍履上殿卿以足不良歸第太宗就第問

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士扶輿以升宋史曰楚王元佐真宗兄也加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與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王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百翼狀如兄弟天生之明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猶小並邊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據名藩擇形勝弇山

并邊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餉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

永永無極也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年七歲如成人選爲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爲羣從所

詎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常格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尊禮裏王璣善來朝上爲妃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以賜之上五王親寵

少弟也好書多才藝元王好讀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王詩續漢書曰沛獻王輔性務嚴於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土大雨水將至上問

下坎上爲水山出雲而蟻穴居其知兩將至

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曰煮豆

燃豆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慚色

續傳國謙作五經通論李蕃以至

北海南善書東平工頌後漢書曰北海敬王曉善大書當時以爲楷則寢沒邊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

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爲郎騷

蒼嘗上光武中興頌帝甚美之

錢繕助國租秩賑人錢二千萬元初不食廩賑者皆以秩賑與年疾死亡者

文武下至士卒法令十二歲以賑者頤以國人須豐年及收入本直

時有水旱出稅加半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之

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性短所見其長至於霍王無

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滑百姓遮留太子俊力贊之於是議定

建寧王俊英毅有材畧善騎射錦山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

無長却譽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能盡知

增懿矩材略初明王竭七歲請與諸兄衆謀

病後漢書曰北海敬王曉善大書當時以爲楷則寢

漢書曰齊王攸國中

才士凌雲唐書曰太宗嘗持魏王泰表語左

魏高陽王雍曰吾爲諸王用聲譽何爲

辭蟬冕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

右曰泰文靜可喜豈非才士我心

用高祖曰但爲之及就尤賴帝文有不知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辦之

史曰宗晟王允撫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中將鄭而雨政改治好第

撫窗塵而先畫塵上書爲南齊江夏王鋒字宣頤高帝年四歲好學侍鴻臚尾書一學郎工高帝大悅

士劉元平爲布衣之文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見其長至於霍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翰苑新書後

辭蟬冕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

右曰泰文靜可喜豈非才士我心

念泰無已時但爲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太宗嘗問羣

翰苑新書吳郡張駿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文武下至士卒法令十二歲以賑者頤以國人須豐年及收入本直

時有水旱出稅加半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之

拜舞有懿矩帝異之建寧王俊英毅有材畧

善騎射錦山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

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翰苑新書後用聲譽何爲

辭蟬冕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

右曰泰文靜可喜豈非才士我心

魏高陽王雍曰吾爲諸王用聲譽何爲

辭蟬冕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

右曰泰文靜可喜豈非才士我心

史曰宗晟王允撫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中將鄭而雨政改治好第

撫窗塵而先畫塵上書爲南齊江夏王鋒字宣頤高帝年四歲好學侍鴻臚尾書一學郎工高帝大悅

士劉元平爲布衣之文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見其長至於霍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翰苑新書後用聲譽何爲

辭蟬冕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

鳳臯御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豐城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行乎乃殺之來受懷降今安在

軍擇時不敢動良迎拜叩頭請罪韋勦執爲昆弟制盡以攻守具敵其兵有詔赦之以上王之才能

平曲觀

平臺廣唯陽城七十里大脩宮室爲後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漢書曰梁孝王

蘭坂

桂山明月登清

記曰梁孝王好宮室施闢之樂作稚華之

曹植詩曰桂樹叢生今山其幽徑詩有小稚大稚相謬

稚

稚

稚

稚

稚

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爲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咸

稱小山或稱大山其幽徑詩有小稚大稚相謬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景列宿正參差秋闌被長坂朱華冒綠池王逸劉安福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

植命爲歌便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蕙玳瑁之筵憑形玉之几酌碧酒之樽絕昭淮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記曹植詩曰劉蕡東郊道走馬長劍問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南王宮使曲曰淮南王好長生服食練氣讀俗經流曉玉盤牙作盤金鼎玉七合神丹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樂美酒斗十千宋玉高唐賦曰昔者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宮承乾殿齊王不當使處豫之境地今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太宗勅魏王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言王乃止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孫院維城庫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與所幸別院此承平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云子也自熙寧以來顯慶請居外草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寧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頤對邸駕尚三宮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世斜峯入牖曲沿環堂樹響飛嚶喈蕩花藥唐書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透息之所常限朝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同出入禁省不復限幕於忘憂集諸遊士各使爲賦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入公乃往述之登恩仙臺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脩府例役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謫衛儀仗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孝王遊於忘憂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葛洪神仙傳曰淮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記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禮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其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稚

- 曰鄉與齊諸鄧亦頌採鄧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天下言齊能致之臺下賢士也 又曰鄧術如燕燕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小言賦卒而楚襄王師發陽雲之臺命諸大吏景差唐勒宋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善陽雲豐田下詳類聚
- 瘞濟夜遊西園 飛蓋相追隨 唐宋 應劉坐 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居數歲乃著子虛賦 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卒自趙往是以士爭趙燕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入官初詣門鬢皓素門更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驚竦以白王聞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真率以白王聞之不及屬
- 曳長裾 飛廣袖 初學記鄧陽上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騰首奮翼則浮雲出流卑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是門初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曰吾王臨國境矣多嗟召辟除之臣乘高車之賓歸爲席犀瓈爲傾曳長裾飛廣袖奮長轡之士完弱而即之
- 傾意賓客 賓接宮僚 太平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薦集焉 宋史曰益王頤賓接宮僚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
- 與馬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擇愛賓客重文慕至之望南臺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免園之遊陳思懸南臺之燕異同元潛殆忘食時翰林編脩李亦制掌中都督監事大被讒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制入西堂講道論文無虛日唐書曰岐王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與閭鄰隱士延騎張鷺鄭縣等善酌酒賦詩相娛樂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闈而意在青雲 唐書曰鄧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興藏盧照鄰爲布衣交 以上王之好士
- 文學著書 住賓滿席 頤源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愬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考
- 始封爲王 為王適子襲父位爲王也 推恩分邑 史記王子侯年表云制誥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謫名漢書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震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南功及擇子弟可立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
- 制賈爲荆王王淮東 設蕃屏 建設蕃屏故封皇子也 擬於天子 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
- 三公 漢官解詁云諸侯王高金璽藍綬 漢初置金璽藍綬掌治其國也 金璽朱綬 詳類 御史授璽綬 漢書云拜漢書
- 侯王之職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尚書名尺 一舉虞決疑注云尚書名王公 賦漢書云高懷王傳云高懷王閭與燕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立子閭為保國人民史記世家漢書云於青王曰嗚呼小子閭愛茲青社承天序惟稽古建廟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

戲保國人民  
可不墮與

齊拜三子

史記三王世家云齊王閼燕王旦廣陵王胥爲諸侯王孝武同日齊拜

連城數十

袁子云漢監秦之孤立於封各

封各

四縣漢官解詁云尤武

戶皆五萬晉官品令云太康十年封皇

子弟其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石去丞相曰相

爲置吏

帝爲諸侯王國置吏

諸王國置相改太守爲內史也

食租稅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權食租稅而已

不治民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

仁惠謙

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

約王隱晉書云齊王同字景

剛毅慷慨後漢四王傳齊武王綱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

慧清河王慶小心恭自以廢卒尤甚編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

有智

雅性嚴恭王隱晉書曰齊獻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

按攸特爲

約治少仁惠謙約好賑施

天下雄俊笄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編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

悲

清河王慶小心恭自以廢卒尤甚編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

按攸特爲

今帖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舊業

有智

雅性嚴恭王隱晉書曰齊獻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

按攸特爲

畏事慎法

清河王慶小心恭自以廢卒尤甚編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

悲

清河王慶小心恭自以廢卒尤甚編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

按攸特爲

畏事慎法

廟夜分嚴裝衣冠待中行太子少傅揚

廟嘗夜分嚴裝衣冠待中行太子少傅揚

行德尚義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

行德尚義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真心云云

行德尚義

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中軍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揚

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中軍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揚

行德尚義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

行德尚義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真心云云

行德尚義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諸國儀表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顯少以清名輕財受士

諸國儀表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宗室儀表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顯少以清名輕財受士

宗室儀表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

美

著文論

慧

五年五六歲能書疏調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

爲箴誄

齊王攸

爲太子太傅獻啟與太子案威器云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或容潘崇諛言亂具講論譖問離親驅姬之讒晉懷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訛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白虎殿

後漢書云陳敏王美博涉經書

軍

求絕常賜

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粗糲足以自供

數受賞賜

獨歸附太子王英傳云自肇宗爲太子時位數受賞

講論

賜好辟名士

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名士降身虛己待物以信

盡從傳相

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傳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

傳後意

後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

千石故盡從問山王不能對

結民心

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治於萬物德意結於民心

傳後意

後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

不幸汝曹

輕財愛士

漢書云河間獻王好施尚有檢操輕財愛士

側身下士

王隱晉書云長沙王乂側身下士以要人譽

臻性敦厚有恩常分

親待隆諸弟

魏略云趙王磐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子曰此兒三歲矣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

祖扶脰給諸父兄弟

于是由是親待隆於諸弟

形狀美

晉書云成都王頴字韋度形美而神昏不知出

太子由是親

則同車入則侍帝同車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沿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宮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持乘輿馬迎王於闕下既朝上騎因留以太后故

禦

王隱晉書云漢官無異

迎答拜

後漢東平王蒼出至升殿乃下若以受恩過禮情志不寧上疏辭之

高選參佐

王隱晉書云梁王形狀美

帝子高選參佐拜爲大將軍領西

成校

自選長吏

又齊寧王攸傳云詔讓蕭王令自選國內

獨留京師

東觀漢記中山簡王傳云焉

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

小

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

平瀛貧國

漢書張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有所避不願進而侍者唐尼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程姪

宗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校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傳繼者承襲合依宗禮之子皆擇之後人

食租且餓

東觀漢記明帝紀二十八年

帛布單衣

王彭祖書相二漢書

下諸王

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

出爲刺史

唐書曰睿宗時太平公主干政宋王平公主

扶

扶

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

與宋理請

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

扶

扶

子字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旒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

與諸王埒

宋史曰宋建平宣王密字休度文帝第難龍

外永泰長史等官

莊田宗杜之類與魏王等

扶

扶食太

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遠郡公

至道二年授閩州觀察使凡歸第供膳

車

高他國一階也少而開素駕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立第難龍

扶

扶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遠郡公

扶

扶

扶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遠郡公

服子皆與諸王埒

自餘王子不及也

高他國一階也少而開素駕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立第難龍

扶

扶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遠郡公

扶

扶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遠郡公

扶